

類函 百四十



三百九十八
三百十九
六

加3
427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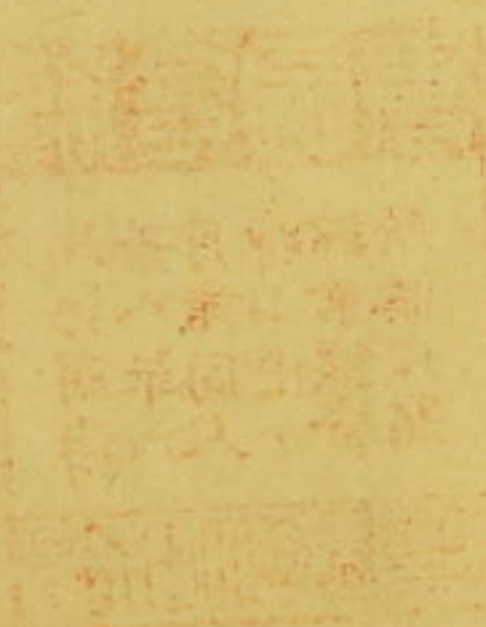
門 4 3
第
卷



新念圖書

此冊八月廿一日
係諸山君以贈
明治八年八月
一人資

早稻田圖書印



淵鑑類函卷三百九

人部六十八

施惠 慶遺

施饋 慶賀

施惠一

增周易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原

又君子以施祿及下 又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又君子以振民育德

增尚書大傳老而無妻謂之

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

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

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

施此無使失職

原書用敷錫厥庶民

又先王子惠

人部

困窮 **增**又惠鮮鰥寡 **原**又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增**曲禮積而能散 周禮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人之難阨以王命施惠 **原**又遺人掌其委積以待施惠 **原**左傳在禮家施不及國 **增**傳施取其厚斂從其薄 **原**論語以與爾鄰里鄉黨 **增**又君子惠而不費 **原**又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原**又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增**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 荀大略樂分施而恥積藏 劉長卿詩傾家共人費 蘇軾詩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 又仰荷

天地德

施惠二

增左傳子西曰昔闔廬有國天有灾厲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賈誼新書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也出府衣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二年吳襲郢當房賜者請還戰死 呂覽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不受金子曰賜失之矣 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也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

人部

之邑里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埋葬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史記范蠡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散與貧疏兄弟 戰國策馮驩貧乏為孟嘗君客為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視吾家寡有者市之驢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矯命以債賜諸民民稱萬歲還問何市而返驢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

有者君之府藏盈集所寡有者義爾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曰諾先生休矣 又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單解裘而衣之王乃賜單牛酒召而揖於庭勞之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相與語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 漢書吳楚反竇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袁盎藥布諸名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又李廣歷七都太守前後四十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 又蘇武為右曹

典屬國所得賞賜盡以施與昆弟故人 又疏廣與兄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既歸鄉里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於是族人悅服 又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至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漢記梁商常云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每租奉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餒者輒令蒼頭以牛車致米鹽茶鐵於四城門與貧民不告其姓名 又張儉資計差温以百姓饑荒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

者以百數

原

後漢書馬援扶風茂陵人轉遊隴漢間

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爾乃盡以盼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增

又王丹字仲回京兆人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

金隱居養志務施周急 又崔駰學於太學而糧盡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李彥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施不必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有日矣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之乎若曰家物少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河海以救牛蹄之類也

鄧公曰諾 又趙溫字子恭為京兆郡丞棄官去遭歲
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又劉翊字子相
潁川人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黃巾賊起郡
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者數百人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
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
非志也 又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父國有資財父卒
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自知亡日
召賓客飲食辭訣忽然而終 又廖扶逆知歲荒乃聚
穀數千斛悉用周給宗族姻親又殮葬遭疫死亡不能
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城市人因號北郭先生

又种暘字景伯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十萬父卒暘皆
以賑鄉里貧賤者其進趨名利者皆不與交通 又鄧
林字叔孫西羌反拜謁者屯田三輔臨發之日散千金
之產分與兄弟甥舅親族各有差品 東觀漢記劉弘
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
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馬施之 續漢書郭伋并州
牧徵為太中大夫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仍輒散與宗親
九族無遺餘 又肅宗崩廉范奔訃敬陵時廬江郡掾
嚴麟奉章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
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

乃沿路訪聞范名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義 又
張純節儉行義常分指租奉貽卹宗親雖至匱而施與
不怠 又伏湛字惠公更始元年拜為平原太守遭倉
卒兵起莫不驚擾而湛獨安然教授謂妻子曰一穀不
升國君撤膳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且食麤糲盡分奉祿
以賑活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三輔決錄摯茂字子華
以茂才為郡法曹治財致大富悉散以分宗人先從貧
始以壽終 虞預會稽典錄駱俊字遠孝漢靈帝擢拜
陳相汝南葛陂盜起四面受敵俊整厲吏人為之保障
出倉見穀以贍貧乏 魏志楊俊字秀才以兵亂方起

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老幼去詣京密間
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
所畧作奴僕者凡六家皆傾財贖之 吳志朱據字子
範吳郡人孫權遷建業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
輕財好施 三國司馬徽人有臨蠶求簇者便與之自
棄其蠶或有難之者曰人不當求爾人已求拒之將慚
何有以財貨令人慙者也 晉書尚書令符雅為人樂
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爾忽
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為之語曰不為權異富寧作
符雅貧 晉陽秋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

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 晉中興書應詹稚弱家富於財乃請宗中單貧者與共為居 晉紀祖逖輕財好施每至諸田舍輒稱兄意散帛以是嘉焉 葛洪神仙傳焦先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 宋書范叔孫少而仁厚周窮濟急鄉曲貴其行義無有呼其名者 又劉凝之荊州年荒衡陽王義季慮其餒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其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 又張進之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 又蕭惠開為益州牧錄事參軍劉希

微假蜀人債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甚恥之輒之廢中有馬六十疋悉以與之償債其意趣不常皆如此 陳書徐陵字孝穆性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大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賈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乏絕府僚怪而問之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可賣不後魏書祖巖字洪山於固安縣世有積粟自延昌以來北州頻經災儉巖兄弟傾家贍遺常見州郡徵租甚急遂以家粟萬斛代輸聞者莫不嗟歎 隋書郭衍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塚衍

親備船楫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行先開倉賑卹後始奏聞上大善之 唐書李藩家富於財父卒親族吊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 又李臯貶温州長史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臯曰夫人一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命利莫大焉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劾天子嘉之荅以優詔 新唐書元德秀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高鑰家無

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為酣飲 又郭震字元振與薛稷趙彥回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歎駭 五代史周馮道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潛為之耕其人媿謝道殊不以為德 宋史范仲淹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 天中記宋建中靖國中蘇軾自儋北歸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軾為軾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

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行聞老嫗哭聲與郤
推扉而入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
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日訣
別此所以泣也問其故居所在則軾所得者也因再三
慰撫謂曰嫗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
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自是
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元史
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張養浩為陝西行
臺中丞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聞民
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 又至

大丁未浙東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
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寧
海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主簿胡長孺藏去乃行旁州
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
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明獻徵錄畢文德天順癸未學
士黃廷臣謫廣沒舟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度以託文
德即請館於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
所成化丙戌民饑粥子女者眾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券
約歲豐還之 又董建中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
奴司戶母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斷其

晉麓有嫗與其子哭於野建中行部見之即劾闞曰奪
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闞人懼而縊海葦潦漁之
利然後悉歸民 又戴鰲有庠友趙宣家貧不克葬親
以所卜南郊壽域畀之又有范瓚以所居室質錢期滿
當徙鰲慰留之曰吾寧不得居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
又丁廣友黃六窘於食造之廣大喜開樽飲罷未敢
言廣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糧一車貽之自後稍
窘即調不待其告有孔景貧無所營廣造屋命挈家居
之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
又梁洞奉命賑徐州饑民時蕭碭二縣民亦多饑者洞

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洞洞曰民皆王民可坐視
其死耶有罪吾自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太
宗嘉之

施惠三

原為粥 作衣 衛國凶饑公叔文子為粥與國之餓者
以便宜輒出其所在粟布為糧 **增**公粟 義穀宋饑
作衣將議罪鍾離意不罪之 **增**漢黃香為魏郡年饑分
司城子罕請於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
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 **原**賜直 **增**輸粟 漢成帝詔入穀
俸祿贍貧人豐富 **原**民歌 **士**歸 左傳晏子曰齊
之家各出義穀 **原**民歌 **士**歸 舊四量豆區釜
晉饑泰輸之粟自雍 **原**民歌 **士**歸 舊四量豆區釜
及絳名曰汎舟之役 **原**民歌 **士**歸 舊四量豆區釜
鍾四外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
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詩曰錘

八部

州監領卷三百九

施惠

十

無德於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

之矣又曰樂懷子好施士多歸之

續黃石公記昔良將用兵有饋一罈醪者使投之河令

之死滋味及之也左傳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

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原散軍糧 施父粟 舒仲應以表衛軍糧散給飢人

全琮字子橫父怒琮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所市琮皆散

施空船還父怒琮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所市琮皆散

蓋擢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惠千有

以爲榮 擢衆人母 續命田 家語子函言子產之

惠也可得聞乎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食之不

能教之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蓋愛而無教也齊書鄒

善明懷民子懷珍族弟位徐州刺史鎮北將軍青州饑

荒人相食善民躬食饋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

姓呼其家田 原汲黯矯制 鄧攸擅賑 旱父子相食

爲續命田 原汲黯矯制 鄧攸擅賑 旱父子相食

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以救之及歸伏罪武帝

賢而釋之 晉鄧攸爲郡時擅開倉賑貧相異劫之

單食與餓 俸錢贍貧 爲趙宣子舍於翳桑見靈輒餓

詳俸 務起人急 原賜豈獨受 纒具身衣服車馬

以賑施貧窮務起人之急 寇恂字子翼所得祿賜盡

其長者以爲 貸不待報 與不宣惠 使見飢人上表

有宰相器 貸不待報 與不宣惠 使見飢人上表

請賑貸不待報貸之而行除名 梁高 采芑之歌

字伯夏載穀於門與貧餒者不宣已惠 莊子曰青青之

青麥之謠 史記田常以斗出貸小斗收齊人歌曰

麥生於陵陂生不 原七十無不饋飴 賞賜悉與親

人部

崇監頤函卷三百九

施惠

七

九在外什 **增**恩不可忘潘元茂 推財不疑張長思
王隱晉書潘最字元茂簡年荒部曲之家健兒渠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所在為諸以供行資最隨主人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偶有不足則推已之分以周未遍父老頌之曰且富且貴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崔鴻前涼錄張冲字長思激惶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閭時人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

施惠四

原濟物齊則聚民財聚則民散 頒斂用粟春 賙賜周禮 匪頒匪非也須分也 時頒並周禮 及下禮惠必及
禮年雖大殺衆不怵懼注 惟恐也謂上以法惠救之 臣無威福書臣無有威 衆不怵懼
下又禮惠之道 隱民取食子家謂季孫隱民多取食焉

民謂窮 周人尚施 貸而不書詳施惠三註 施而不德
困人 豐凶不時 聚斂有典 適時以權 救物惟道 義由獨斷 惠必同沾 惠以救災 義而濟物
博施之人 專達之責 散以家貯 收其公利
情且涉私 美將歸下 苟徇便宜 則非專達 宜
哀菜色 無肆莠言 分散者仁之施行儒 **增**愛施者
仁之端記史 **原**命未及於匪頒 罪寧逃於擅發 歲
凶諒可恤人 家施不應及國 賑廩鄧攸雖見免官
開倉汲黯猶聞釋罪 積而能散誠謂發身仁者以財發身
不仁者以財發身 私不及公豈宜作福大夫不收公利不敢作福 毀家
人部 崇監頌高卷三百九 施惠 七

紆難猶謂盡心 賑窮救災豈宜獲戾 所司以未有
君命何其速與 使者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施惠五

增銘漢崔瑗座右銘曰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唐
劉禹錫高陵令碑銘曰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
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
材墨綬紫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
盡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
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翱翔遺我福兮牽我
腸紀成功兮鑄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施饋一

增詩陳饋八簋 禮記天子執醬而饋 論語齊人歸

女樂 **原**又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 **增**

孟子君餽之粟則受之 又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
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
而受孟子曰當在宋也辭曰餽贖當在薛也辭曰聞戒
故為兵餽之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又其交也以道其
餽也以禮 又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施饋二

原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

人部

增監類函卷三百九

施饋

十三

從者皆足以相國公子必反其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又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孔叢子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受之而不辭旣而以頌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而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

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之人哉又衛公子友饋馬四乘於子思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且朝夕受賜衣食已優無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指則有陷禮之愆若何公子曰友已言於君矣又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罇酒束脩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取多也子思曰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絕先人祀所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飲讌方乏於食而乃讌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列子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

晉人晉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曰吾食於十
漿而五漿先饋伯昏晉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
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漿人之饋我者非貴我
贏也蓋貨我以自盈耳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
勞於國而智盡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
以驚也 西京雜記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金
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曝露乃勞之曰得無
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後漢卓茂為密
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茂問亭長從汝求乎人
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坐耶 後漢書李恂

徵拜謁者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
及督使賈胡數遺怕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
受 又王丹字仲回時京師大豪陳遵朋友喪親遵為
護喪事賻縑數百疋丹懷縑一疋至喪主前出授之曰
如丹是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東觀漢記光祿勳杜
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將馬
一匹遺之曰朋友有車馬之餽可以備乏居數月林還
之 後漢書張奐為將帥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
縑百疋奐惡卓為人絕而不受 梁祚魏國統初太祖
過故人呂伯奢也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路

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悉告之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慎勿言晉羊祜與吳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樂毅孔明不能過抗嘗病祜饋之藥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叔子豈醜人者世說晉王修齡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米一船答曰王修齡飢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送米又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使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由是顯名又范宣字子宣潔行廉約豫章太守韓伯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至一匹終不受韓後與范

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禪耶范笑而受之晉王述家貧來試宛陵令頗受饋遺而修家具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王羲之食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晉紀瞻帖云自昨信來今又益貧無以將意粉二斗所謂物微意全者也晉陶潛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潛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宋書高陽許瑤之以綿一斤遺郭平原不受往反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

奉尊上爾平原乃拜而受之 齊書何點隱居不仕豫
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尚
不屈非吾所敢議遺之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
意 范亨燕書高祖少有大度雄畧傑出晉安北將軍
張華鎮薊高祖童冠往見華曰君必為命時之器在時
濟難者也脫所著幘簪遺之殷勤而別 崔鴻後燕錄
王猛伐洛陽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清東夏或為東山之
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為信垂以佩刀遺之 前秦錄
慕容冲進逼長安苻堅遣使送錦袍一遺冲使者稱有
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

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
後魏書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任城王澄
駿馬一匹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康貞之行有過
楚相可敕付殿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唐書朱桃椎益
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所為長史
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麕鞞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
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
又裴休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有饋鹿
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
以繼 又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王重榮父子雅重

之數饋遺弗受常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 又韓思復家富有金玉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 又陽城有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俶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能同我為學乎俶泣謝即教以書俶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縑其習學如初慙縊而死 唐有布衣張子路上書言李泌之短德宗殺之謂泌曰朕皆得其誣妄且云卿受嚴震金獅子百枚計價二萬貫朕料必是沙糖獅子山南地貧

何有許多金又人家用一百箇金獅子作何物試使人潛勘送沙糖使猶在城卿避嫌疑諸道寄茶及口味悉皆拆開將入此賊遂敢誣罔故處之 唐書陸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取與韋臯布衣時相善惟西川致遺奏而受之 唐崔從領鄜坊節度使党項市羊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自是羌人不敢犯境 唐郝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贈之不受 宋太祖朝趙普為相車駕因出幸其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餅在廡下倉卒出迎未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

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啟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謝而受之宋曹修古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因上言請太后還政謫守興化卒於官郡僚及鄉之賢者相與率錢十萬以贍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弟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今不幸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此錢決不可受以免我先人全德哭而謝遣之送者固請竟一錢不受宋張正議與种世衡善及正議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

子以父命不復受致蕪廢者五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遂命還种氏宋陳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傳堯俞欲識之秦觀曰此人殆難致也知其貧懷金欲為餽聽其論議敬畏不敢出宋岳飛家無姬侍吳玠遺名姝結驩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元廉希憲行省荆南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鴻書元明善常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曰

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
國王歎服 元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金將亡
瑛避地河南緱氏山中黏合珪開府為相瑛赴其聘遂
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 明詞林人物考吳訥字敏
德永樂時巡按貴州還三司遣人以黃金百兩追送至
夔府訥不啟封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
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教沈在碧波間
又桑悅字民懌丘濬嘗餽以純項悅詣謝濬曰純項
美何如生固甘之否對曰使悅嘗尚方芍藥饌所不足
甘而一純項何如草具哉 明獻徵錄陽春主簿徐均

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吏白此洞主
均叱使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劍示之大老恐懼至蒲
伏諭遣之值府符下問遂繫之獄均曰其人必來劫獄
備之大老二子果來莫敢前詰朝饋大瓜安石榴皆黃
金大珠也均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受賕
調均攝陽江縣 又王敬臣廬居甚隘寄寓天王寺中
嚮書易粟有饋餐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
寧為溝壑夫其人乃止

施饋三

原請粟

與車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 後漢

人部

月益頁山卷三百九

施饋

二十

毀頓滯道路翊以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指

禮意是翊也後詣還車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

困 餼鍾 為魯肅字子敬不治家事以散財賑窮結士

兩困米各三千斛乃指為居巢長過肅并求資糧肅時有

之交 鄭子罕卒子展以子罕之命餼國人粟一鍾在

喪故假 瘞鹿 載魚 唐景雲中韋詵休日登樓見

軍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說

異乃引為判官 宋書王弘之隱居性好釣日夕載

魚入往 上虞郡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生麻 當歸 閔仲叔交黨過叔舍共含菽飲水無果茹黨

嘗遺其生麻仲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吳志

太史慈字子義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

所道而但 歸乘馬 遺食器 桓公歸以乘馬祭服五

貯當歸 夫人魚軒 漢鄭莊性廉不治 饋七牢 饋特

稱歸夫人魚軒 漢鄭莊性廉不治 饋七牢 饋特

豚 秦穆公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昏禮 白綸巾 白

羽扇 陳書賀德基少遊學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盛

盛呼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

寒故以此相遺爾德基問姬姓名不答而去 齊書張

融字思光吳郡人祖禕父暢融年弱冠道士陸修 納

靜以白鷺羽尾扇遺之曰此暢融年弱冠道士陸修 納

書半卷 受酒一杯 卷唐書有以書遺褚遂良者止納一

答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人曰是書遺褚遂良者止納一

護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惟受其酒一杯餘悉

還 原漂母饋食 駱姊分施 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

之 駱統字君緒事嫡母謹時人多困乏統為飲食與之衰

少其姊仁愛問知之曰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統并告

母使分 受茶一串 遺餅一甌 唐書陸贄以博學

施也 羅扶東歸省母由壽州刺史張鑑有時名贄往

鄭縣尉 羅扶東歸省母由壽州刺史張鑑有時名贄往

謁之 鑑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

年之契及辭遺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
納惟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世說晉王
悅之少厲清操為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
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與千里馬 留二萬錢 後漢書或問第五倫曰公有
馬者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
也豈謂無私乎 宋書顏延之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
陶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酒飲 貂裘採桑 笥
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飲 貂裘採桑 笥
金報土 宋書王弘之徵為通直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
王蠶於褒谷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報以禮 大珠
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賀拜曰土者地也 大珠
一斛 玉鳥一量 蜀志宗預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
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以大珠一斛 劉向列
仙傳安期先生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與語三日
夜賜金璧數千萬出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
玉鳥一量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施饋四

增私覲 韓宣子私覲鄭 嘉貺 左傳是委嘉貺於草莽
也又張華詩是用感嘉
賜 魏歲 蜀風俗歲晚魏 拜嘉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歌鹿鳴之三三拜對曰三夏
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
樂臣弗敢及鹿鳴君所 意重 李白詩意 命輕 朱暉
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意重 李白詩意 命輕 朱暉
為恩使命 渭陽贈 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齊省餉
緣義輕 蘇軾詩不學劉伶獨自 送銀盤 憶更送銀盤尾纒紅
飲一壺往助齊省餉 送銀盤 憶更送銀盤尾纒紅
分酥酒 又詩使君夜半分酥 原 老有嘉惠 楚王老
老也 饋無束脩 朱邑為一大司農 原 市吏不受 尹翁
市吏不受饋 亭長不坐 饋二 施饋 散與親故 方回好
遺百賈畏之 州監領函卷三百九

聚斂積財千萬嘗開庫任其子遺其親戚孟嘗君與
超超好施一日散與親故悉盡客語屏風
後嘗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問親戚不稅不視記曰
居處客去已使人存謝獻遺其親戚命又君子於有饋未仕
者不能見稅則不視其所饋注謂有疾不見則不納
相煦相濡以沫不如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晉荀晞
在兖州見朝政亂懼害每得珍物貽都下親貴厚往
去五百里恐不鮮美求得千里牛旦發暮還字道將
薄來註謂燕賜增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狐之裘戰
策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國
之壁黑狐之裘黃金百鎰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生
芻一束素絹一縑撲滿一枚西京雜記公孫弘為國士
贈以云云

施饋五

增詩宋余靖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詩曰龍舟爭快楚

江濱弔屈誰知特愴神家釀寄君須酌酤古今嫌見獨
醒人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
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省為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畧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
同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
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
錄汲黯少憊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
曠體輕雖復強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
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鞞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

人部
崇寧通志卷三百九
施饋

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
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糝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
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
傳空使時人怒生癭 又杜介送魚詩曰新年已賜黃
封酒舊老仍分頰尾魚陋巷關門負朝日小園除雪得
春蔬病妻起斫銀絲鱠稚子歡尋尺素書醉眼矇矓覓
歸路松江煙雨晚疎疎 韓駒謝人送鳳團及建茶詩
曰白髮前朝舊史官風鑪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
下拭淚看君小鳳團 陳造謝兩知縣送鶩酒羊麩詩
曰僧樣齋廚冰樣官饑憑脫粟食無簞不因同里兼同

姓肯念先生苜蓿盤 朱熹次韻謝劉仲行惠筍詩曰
誰寄寒林新劔筍開奩喜見白差差知君調我酸寒甚
不是封侯食肉姿 楊萬里謝唐德明惠筍詩曰高人
愛筍如愛玉忍口不餐要添竹云何又遣十輩來昏花
兩眼為渠開販夫束縛向市賣外強中乾美安在錦紋
猶帶落花泥不論燒煮兩皆奇猪肝累人真可作以筍
累公端不惡 又以糟蟹洞庭甘送丁端叔端叔有詩
因和其韻斗州只解寄鷺毛鼎肉何曾饋百牢驅使木
奴供露顆催科郭索獻霜螯鄉封萬戶只名醉天作一
丘都是糟却被新詩太清絕喚將雪虐更風饕 又謝

親戚寄黃雀詩曰萬金家書寄中庭犢背仍題雙掩并
不知千里寄底物白泥紅印三十餅甕餅淺染茱萸紫
心知親賓寄鄉味印泥未開出饑水印泥一開香撲鼻
江西山間黃羽衣純綿被體白如脂端能訪我荆溪曲
願借前籌酌鄧淥戴復古謝史石窗送酒并茶詩曰
遣來二物應時須客子行廚用有餘午困政須茶料理
春愁全仗酒消除不勝歡喜拜嘉惠無限慙慙作謝書
君既有來何以報一牀蕪箬兩淮魚方岳黃倅饒蠶
徐尉饒蠟蟀同至詩曰誰饒螯如徑尺盤更分蠶似惠
文冠麴生醉嚼玉五穀劔客生劉珠一簞我與爾元同

蠢動寃哉烹亦到蹢躅不知南食詩何似待問昌黎老
子看明王世貞以吳絲酬李于鱗詩曰故人三徑新
蓬蒿雁門太守徒爾勞斗酒風塵白日薄檝書海岱青
天高念欲報之吳縞帶何以遺余秦復陶千秋衣被各
無限世途往往稱縑袍

慶遺一

增周禮以致稍餼列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
朱文公集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

慶遺二

增琴操許由無杯器手掬水人以瓠瓢遺之由操飲訖

挂於樹枝風吹樹動有歷歷聲以爲煩擾取捐之孟
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
韓子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
樂二人以縈其心而亂其政左傳鄢陵之戰卻至三
遇楚子之卒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
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適見不穀而
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孔叢子孔子使宰
予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蒙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
此爲也臣竊見其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
爲費不合則去退無郤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

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臣知夫子
之不用此車列子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
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列子再
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說苑子思
居於衛緇袍而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
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
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
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仍雖貧也不忍
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受也史記公儀休相魯客有
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

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
魚者 漢書文帝賜趙佗書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
遺王 高士傳漢閔仲叔隱居不仕好食猪肝安邑令
聞之令吏常給仲叔叔曰吾豈以口腹累人遂去安
邑之沛 班固集漢竇憲餉身所服物虎頭繡盤囊一
雙又遺身所服襪三具錯鏤鐵一 漢朱登為東海相
遺張敞蟹醬敞答曰遠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
人敬謹分斯貺於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陳書姚
察為吏部尚書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
吾所衣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幸不煩此人遂

請察厲色驅出 唐書韋貫之為尚書右丞長安中爭
為碑誌大官萃其門如市至有密競構致不由喪家是
時襄均之子圖不朽於貫之遺嫌萬匹請撰先銘貫之
曰寧餓死不苟取 新唐書李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
亂殺田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於天化
者田公力也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
吾先人嘗以剪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
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 宋右
徂徠介為舉子時讀書於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困
因餉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張九成字橫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食不備鄉里富人
有以襲衣為送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
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慾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
在 劉秘書丞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妄取於人冬寒
歸自洛陽時無衣具司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一貂褥
贖之固辭強之乃受乃至潁川悉封以反溫公曰於光
不受於他人肯受乎 野語宋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
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眾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
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
方經畧送燭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

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
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
嘉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已之專也
待方益厚又鄭仲為蜀宣撫相府造格天閣畢工鄭書
適至遺鋪地衣一張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默
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
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慶遺三

原贈策

遺弓

晉人誘士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

荃葛

苞苴

江都王建遺越繇閩侯錦帛閩侯亦遺荃葛荃葛今之布或曰細葛也禮凡以弓

人部

遺弓

慶遺

天

劍苞苴篋筒問人者操以

受命如使楚隆使於吳王曰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

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敵憚勞非晉

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命之辱與之一篲珠漢

倭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篲珠漢

皇南規與劉司空牋曰明公至德佐國憂世

母方朔遺妻穎魚一雙服厚尊賜榮施甚弘

從官也朔割肉去上令朔自責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

何仁也上大笑曰使

先生自責乃復自譽

荆州有奉遺者皆問所

信若非禮得之即厲聲呵辱還其所饋人於是勤於農

之受而不謝云待後貴當相酬也

乃厚贈羅含字君章後貴當相酬也

歸悉封留而去

朱

慶遺四

暉字文季太守阮况欲市其牛暉不從

况卒暉乃厚贈曰前者恐以財貨汚君

買綃反煩魏太祖徵華欲賓客故人送行贈遺數百款

船賣之計衆乃知之各留其贈謂曰恐懷璧爲害願諸君

三具 繡鞋一鞞 魏武帝與彪書曰今贈足下青繡鞋

原贈佩 詩維佩 詒玖 珮玖 又詒我 彤管 又貽我 增瑤

華楚辭折疏麻兮居 遺珮 兮遺余 珮 遺襟 又遺余

浦折芳馨 兮折芳馨 一 塞杜若 將以遺兮遠者

雙鯉魚 古詩客從遠方 一端綺 遺我 一端綺 美

人之貽詩非女之為下女可詒楚辭及榮華之未落
采芳洲兮社若
將以遺兮下女

慶遺五

增詩唐韓愈贈盧仝詩曰先生結髮僧俗徒閉門不出
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令能不恥俸錢供給
公私餘時至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
輒掩耳 宋王禹偁送筇杖與劉湛然道士詩曰有客
遺竹杖九節共一枝鶴脰老更長龍骨乾且奇我問何
所來來從西南夷我年三十七血氣未全衰況在紫微
垣動為簪笏羈倚壁如長物歲月無所施寸心空愛惜

惜此來天涯忽承明主詔來謁太乙祠再見劉先生氣
貌清且羸持此以為贈所謂得其宜少助橘童力好引
花鹿隨步月莫離手看山聊措頤微物懶致書故作筇
竹詩 梅堯臣謝歐公贈絹詩曰昔公處貧我處困我
無金玉可助公今公既貴我尚窘公有縑帛周我窮古
來朋儕義亦小子貢不顧顏淵空復聞韓孟最相善身
僕道路哀妻僮 又李審言遺酒詩曰大梁美酒斗千
錢欲飲嘗被饑窘煎經時一滴不入口漱齒費盡華池
泉昨日靈昌兵吏至跪壺曾不候報箋赤泥圻封傾瓦
盜母妻共嘗婢流涎鄰家葡萄未結子引蔓垂過高牆

巔當街買杏已黃熟獨堆百顆充盤筵老年牙疎不喜
肉況乃下箸無腥膻空腸易醉忽酩酊倒頭夢到上帝
前賜臣蒼龍跨入月不意正值姮娥眠無人來顧傍玉
兔便取作腊下九天拔毛為筆筆如椽狂吟一掃一百
篇其間長句寄東郡東郡太守終始賢切莫汲竭滑公
井留釀此醕時我傳 又荅宣城張主簿遺雅山茶次
其韻詩曰昔觀唐人詩茶詠鴉山嘉鴉銜茶子生遂同
山名鴉重以初槍揜采之穿煙霞江南雖盛產處處無
此茶纖嫩如雀舌煎烹比露芽競收青蒨焙不重漉酒
紗顧渚亦頗近蒙頂來以遐雙井鷹掇爪建溪春剝葩

日鑄弄香美天目猶稻麻吳人與越人各各相鬪誇傳
買費金帛愛貪無彞華甘苦不一致精麤還有差至珍
非貴多為贈勿言此如何煩縣僚忽遺及我家雪貯雙
砂甕詩琢無玉瑕文字搜怪奇難於抱長蛇明珠滿紙
上剩畜不為奢翫久手生胝窺久眼生花嘗聞茗消肉
應亦可破癥飲啜氣覺清賞重歎復嗟歎既不足吟
誦又豈加我今實強為君莫笑我耶 又穎公遺碧霄
峰茗詩曰到山春已晚何更有新茶峰頂應多雨天寒
始發芽採時林狃靜蒸處石泉嘉持作衣囊祕分來五
柳家 又永叔內翰遺李太博家新生鴨脚詩曰北人

見鴨脚南人見胡桃識內不識外疑若橡栗韜鴨脚類
綠李其名因葉高吾鄉宣城郡每以此為勞種樹三十
年結子防山孫剝核手無膚持置官省曹今喜生都下
薦酒壓葡萄初聞帝苑夸又復主第褒纍纍誰採掇玉
椀上金黿金黿文章宗分贈我已叨豈無異鄉感感此
微物遭一世走塵土鬢頭得霜毛孔平仲朱君以建
昌霜橘見寄報以蛤蜊詩曰贈我以海昏清霜之橘報
君以淮南紫脣之蛤橘膚軟美中更甜蛤體堅頑口長
合開花結子幸採摘沒水藏泥豈斬得二物同時有不
同賦形與性由天公請君下筋聊一飽莫索珠璣向此

中 又夢錫惠墨答以蜀茶詩曰墨者出自黑黑者墨
之宜所以陳元號聞之於退之近世工頗拙所巧惟見
欺摹成古鼎篆團作革靴皮揮毫見慘淡色比突中煤
誰最畜佳品鄭君真好奇贈我以所貴有不讓金犀堅
如雷公石端若大禹圭研磨出深黝落紙光陸離較之
囊中舊相去乃雲泥辱君此賜固已厚何以報之乏瓊
玖不如投君以嗜好君性嗜茶人罕有建谿龍鳳想厭
多越上槍旗不禁久我收蜀茗亦可飲得我峨眉高太
守人情或以少為珍心若喜之當適口更憐此物來處
遠三峽驚波如電卷江湖重覆千萬里淮海浩蕩漣漪

淺舍舟登陸尚相隨今以答君非不腆開緘碾潑試一
嘗尤稱君家銅葉盞 韓維答象之謝惠黃精詩曰仙
經著靈藥茲品上不刊服之歲月久衰羸反童顏巖居
有幽子乘時斲蒼山溪泉濯之潔秋陽暴而乾九蒸連
晨夜候火不敢安持之落城市誰復著眼看富貴異所
嗜口腹窮甘酸貧賤固不暇錐刀乃其干坐使至靈物
委棄同草菅惟君冲曠士敦然守高閑食之易為力天
和中自完故以此為饋其容幾一簞報我三百言浩浩
馳波瀾何以諭珍重如獲不死丹方當煩煥時把玩毛
骨寒他年靈氣成與子驂雙鸞 又象之以山藥見贈

詩曰龍山有游客贈藥滿筠籠葉漬沙泉碧苗分石竇
紅斲應侵曉露來喜及春風却笑丹砂遠辛勤勾漏翁
又襄柑分惠景仁以詩將之曰荊州解綬十經春廻
夢清林澆漢濱霜氣輕寒催紺實渚波餘潤作甘津僧
園採掇寧論數客路奔馳竟占新雪意垂收高會缺分
金聊助席間珍 又謝送妃子園荔枝詩曰年年驛使
走紅塵貢入驪宮色尚新妃子園名猶未改一籠丹實
寄閒人 王安石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
者詩曰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綠石鐫嗟我長來
無異物愧君持贈有佳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

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蘇軾揚
州以巾物寄少游詩曰鮮鯽經年秘醅醪團臍紫蟹脂
滿腹後春萼茁滑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鳧子纍纍何
足道點綴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餅罌方法相傳竟
留畜且同千里寄鷺毛何用孜孜飫麋鹿 又送牛尾
狸與徐使君時大雪詩曰風捲飛花自入帷一樽遙想
破愁看泥深厭聽雞頭鶻酒淺欣賞牛尾狸通印子魚
猶帶骨披綿黃雀謾多脂慙慙送去煩纖手為我磨刀
削玉肌 又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
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褙完

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貴人金多身復閒爭買書畫
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更補朱絲為道元煙薰屋漏
裝玉軸鹿皮蒼壁知誰賢吳生畫佛本神授夢中化作
飛空僊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我昔長安
見此畫歎息至寶空潛然素絲斷續不忍見已作胡蝶
飛聯翩君能收拾為補綴體質散落嗟神全志公髣髴
見刀尺修羅天女猶雄妍如觀老杜飛鳥語脫字欲補
知無緣問君乞得良有意欲將俗眼為洗湔貴人一見
定羞作錦囊千紙何足捐不須更用博麻縷付與一炬
隨飛煙 沈與求次律兄餉魚魚不至而詩至頗類南

海使君送酒輒成絕句憑虛公子騎鯨後烏有先生控
鯉初可是凡魚亦仙去空餘一紙腹中書 周必大胡
邦衡生日以詩送北苑八銜日注二餅賀客稱觴滿冠
霞懸知酒渴正思茶尚書八餅分闕焙主簿雙餅揀越
芽妙手合調金鼎鉉清風穩到玉皇家明年敕使宣臺
餽莫忘幽人賦葉嘉 宋宣和中有鄧其姓者守關中
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有客有
客官長安牛酥百斤手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
欲迎歸軒守闕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
復倍於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淳

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封題難勝前持歸定
慙遼東豕努力明年趁頭市 陸游謝韓實之直閣送
燈詩曰玉作華星綴絳繩樓臺交映莫天澄東都父老
今誰在腸斷當時諫浙燈 又詩舊友年來不作疎華
燈乃肯寄蝸廬寧知此老蕭條甚二尺檠前正讀書
楊萬里謝胡子遠郎中惠蒲大韶墨報以龍涎心字香
詩曰墨家者流老蒲仙碧梧採花和麝煙華陽墨水煎
膠漆太陰元霜作肌骨龍尾磨饑飲鼠鬚落點髭几几
不如夷甫清瞳光敵日一見墨卿驚自失後來夔州有
梁杲爾來黔州有吳老亦追時好得時名竟為蒲生豎

清鏡堂詩卷三百九
降旌吳墨往往元尚白梁墨濕濕稿粘壁南宮先生來
自西惠然贈我四元圭我無鵲返鸞回字我無金章玉
句子得君此贈端何似兀者得鞞僧得髭安得玉案雙
鳴璫金刀繡段底物償送以龍涎心字香為君與雲繞
明窗 又南海陶令曾送水沈報以雙井茶詩曰嶺外
書來謝故人梅花不寄寄爐熏瓣香急試博山火兩袖
忽生南海雲萬惹鬚眉清入骨紫盈窗几巧成文瓊琚
作報那能辦雙井春風輟一斤 明李攀龍寄華從龍
比以魚橋見致詩曰多少人間事誰能便作書罷官君
更早謝客我何疎八月來吳橋三江下楚魚因風裁數

字一問子雲廬

慶賀一

增禮記玉藻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少儀有慶非君賜不賀 **原**昏禮昏禮不賀人之序
也 **增**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荀子慶者在堂弔者在
門禍與福鄰莫知其門 晉王彪之曰賀娶妻者是因
酒食而有慶語愚謂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既共慶賀
之義

慶賀二

人部

增禮記卷三百九

慶賀

三

晉左傳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
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
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
戰國策蘇秦說齊王再拜仰而賀俯而弔齊王曰是何
慶弔之相隨也 史記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
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
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
易諸吏給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
之門 又高祖使使拜蕭何為相國益封為相國衛諸
君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弔謂何曰以淮陰新反有

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
佐軍何從其計上悅 後漢書蔡茂為司徒初夢在大
殿極上有三穗禾跳取之得其中穗復失之主簿郭賀
慶曰大殿者宮府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上祿也取其
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乃得祿秩也衮職有關
君其補之旬日而徵乃辟賀為掾 又劉表為荊州牧
時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奔南陽因攻襄城中飛矢而
卒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
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
從 魏志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遇疾稽遲帝曰昔

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
卿最留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道民以德夏后氏
衰始用刑辟今臣遭虞舜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
戮也帝悅 晉書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甚愠有賀
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梁書呂僧珍生
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闈人少之不為通強之
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啟發乃金錢也 唐書代宗誕
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常袞請却之代宗嘉納 唐岑
文本初拜中書令不受賀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
舊責重位高所以憂 筆談宋向敏中文簡除右僕射

詔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真宗謂曰朕自即位
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
觀之明日却來對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
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
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名臣遺事宋王文正公旦晚年
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
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
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雲齋廣錄宋錢穆父
尹京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獻曰秘藏函
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

人部
開元通志卷三十九
慶賀

鶴羨長年 宋陳恭公執中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
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公即日納節 倦遊錄
宋光祿卿鞏申善事權貴王荆公生日以大籠貯雀鴿
造相府以獻搢笏開籠取雀鴿一一放之每一放叩齒
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故東坡詩云記得
金籠放雪衣 玉局文宋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
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
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嘹唳有穿雲
裂石之聲

慶賀三

原取妻生子 賀取妻者曰聞子有客使某修賀
生里中持牛酒相賀及兩家子長相愛復賀兩家也
兩家親相善子同日生壯又相愛復賀兩家也

有弟 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
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自以為不及求賢人吾是以賀
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會稽典錄鄭憲字孝章與孔融結為兄弟因外堂見觀
自為壽以賀母母曰何賀憲曰昔有憲今有弟國
家所賴是 災藏臺 燒北澤 韓詩外傳晉平公之時
以賀爾 馳馬救火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皇天降災
皆趨車馳馬救火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皇天降災
於寶臺是君之福也 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 弱穀反
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 弱穀反
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 弱穀反
兩鹿隨 晏子景公探雀穀弱而反之晏子逡巡再拜賀
淮陰太守行春白鹿挾穀而行主簿黃國拜 朱鮪破
實曰聞三公車輻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 慶賀

人部 謝靈運詩卷二十九

劉備死東觀漢記朱鮪傳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魏志袁渙傳時有傳劉備死羣臣

皆賀渙以嘗為增八千歲一萬春莊子楚之南有

千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增王會靜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

春原為賈不賀增孟冀同賀左傳楚子玉治兵於

國老皆賀子文為賈後至不賀曰不知所賀子玉過三

多迎勞平陵人孟冀名有謀於座賀馬援軍還故人

援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眾人也

慶賀四

相隨慶弔相隨詳必有易積善之家賀得地呂

春秋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一慶以地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八其疆土地辟田野日始長肅

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

家訓賀冬至言日至君道長漢雜事冬至陽氣起君

冬至而始長故歡喜君道長道長故賀夏至陰氣生

君道衰璇璣改度王肅家訓正為慶福惟新臘當

故不賀後弔淮南子北塞父得駿馬人皆賀之父曰詎知不

福惟新後弔淮南子北塞父得駿馬人皆賀之父曰詎知不

後弔淮南子北塞父得駿馬人皆賀之父曰詎知不

增及第相慶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大厦相歡詩

而相歡壺觴盈門相賀壺觴盈門賀聲盈耳柳宗

問里相賀韓愈詩問里閑相賀灑然相賀並孔

握手相賀歸來見親戚還鄉慶喜陔陽修詩還鄉

喜慶

慶賀五

人部

月盤頁也卷三十九

增詩唐白居易同夢得寄賀東西川二楊尚書詩曰龍
節對持真可愛雁行相接更堪誇兩川風景同三月千
里江山屬一家魯衛定知連氣色潘楊亦覺有光華應
憐洛下分司伴冷宴閑遊老看花 又喜錢左丞再除
華州以詩申賀曰左轄輟中臺門東委上才彤襜經宿
到絳帳及春開民望懇難奪天心慈易迴那知不隔歲
重借寇恂來 又與諸同年賀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
宴蕭尚書亭子詩曰寵新卿典禮會盛客徵文不失遷
鶯侶因成賀燕羣池臺晴間雪冠蓋暮和雲共仰曾攀
處年深桂尚薰 又聞李六景儉自河東令授唐鄧行

軍司馬以詩賀之曰誰能淮上靜風波聞道河東應此
科不獨文詞供奉記定將譚笑解兵戈泥埋劔戟終難
久水借蛟龍可在多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
跎 韓愈桃林夜賀晉公詩曰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
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宋
王禹偁賀畢翰林新入詩曰聞步花磚喜復悲所悲君
較十年遲銀臺曉入批丹詔銅鏡秋開鑷白髭宮錦細
袍宣與著內閑驕馬賜來騎家門記得咸通事莫忘論
兵夜召時 又賀柴舍人新入西掖詩曰早折蟾宮第
一枝綸闈恩命若何遲久為俗吏殊無味合掌王言亦

消金卷之三十一
有時好繼忠州文最盛應嫌長慶格猶卑他年莫忘中
吳宰六里山前歌紫芝 又詩曰唐虞得良弼姬孔是
前身尼丘鍾骨骼嵩岳與精神 徐鉉賀殷游二舍人
入翰林江給事拜中丞詩曰清晨待漏獨徘徊霄漢懸
心不易裁閣老深嚴歸翰苑夕郎威望拜霜臺青綾對
覆蓬壺晚赤棒前驅道路開猶有西垣廳記在莫忘同
草紫泥來 朱熹壽母生朝詩曰秋風蕭爽天氣涼此
日何日外斯堂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顏綠鬢雙瞳方家
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竈墜十日九不煬豈
辦甘脆陳壺觴低頭包羞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

笑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勉
勵汝節彌堅剛熹前再拜謝阿娘自古作善天降祥但
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 楊萬里冬至節後
賀皇太子及平陽郡主詩曰長樂鐘聲遶夢驚建章星
影照人行千宮燈語聽殘點一夜霜寒在五更金鑰玉
匙開北闕銀鞍絲控謁東明青宮朱邸環天極五色祥
雲覆帝城 又賀皇太子九月四日生辰詩曰繼照姿
天縱分陰學日勤橘中招綺夏瓜處屏任文老別魚竿
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為鑑聊當野人芹 又中元前
賀余處恭尚書禱雨沛然霑足詩曰數點飄聲供晚晴

二更傾瀉到天明雷驅雲氣如旋磨雨徧山邨却入城
簾面頓無秋後暑簷牙最愛夢中聲尚書幸有為霖手
偏灑江東作麼生 汪元量和人賀楊僕射致仕詩曰
蓮府公卿拜後塵手持優詔挂朱輪從軍幕下三千客
開禮庭中七十人飾帳麗詞推北卷畫堂清樂掩南鄰
豈同王謝山陰會空敘流杯醉暮春

贈賦明李東陽燒丹竈賦曰壽封庶子徐公七十龍集
戴戊星杓指申玉壑薦爽金飈汎塵南州封君當弧懸
之曰綃夢之辰翠織蔥龍乎霧牖瑤環雜遝乎雲茵野
饋庭篚山藏海珍有一羽客霓裳繡裾其容徐徐其步

煥煥手并一器委諸坐隅封君曰此物奚形而焉取名
胡為而至吾庭也客曰昔者燧人鑽火神農制藥軒轅
鑄器工倕操作是掇是斲爰垂爰敷乃采青丘之黝購
雞山之獲掘海隅之赭靡蔥嶺之聖漬賁聞之涅副上
申之硤探石髓於神峰浞盜漿於帝壑擷玉榮於崆山
擣沙礫於盧莫眇窮硃礫鉅撮碌礫旋埴陶坩掄埤燥
璞斡旋蟻磨定拄齏足外隆內霽下承上覆其形則非
脯非鬻不羸不甑匪爵以塗匪黜以黜弗薛而騷弗窳
而盾羶不浣於羊羹膏不沾於翫膳易牙之所不能用
歐冶之所不得取與藏乎廣成之室神授乎安期之手

人部

洪金卷四百九

慶賀

洪金英曰卷三十九
吾儕致私持以爲壽封君曰竈則然矣何名爲丹其方孰傳效孰與宣操以貺我又安用焉客曰其用則鍊日煮月納坤藏乾妙奪物性潛移化權其物則姁女嬰兒皓虎蒼龍儕分耦合會乎其中其法則濟之以離坎養之以屯蒙液華池以爲漿閉泥丸以爲封羯火爲之銷怪山夔爲之斂蹤乃酌赤泉咀藥木圭霞實以爲餐七神樓以爲服蓋有翼靈氛於兩肘睫倒景於雙矚者矣封君蹶然而笑曰有是哉惟厥有始賦形受氣五行爲經三事爲利膏液刀匕鍼磨砭熅攻衰爲防輔正爲衛有一缺者是謂弗備若夫鶴算龜齡龐眉鮐背不窮而

瘥不色而瘁固有幽冥握其機衡沖漠司其割制者也吾將以大塊爲鼎元氣爲爐陰陽爲水火寒暑爲朝晡作息爲抽添之候弛張爲闔闢之符咀仁義以爲華嘬道德以爲腴樂余生以自適聽吾命之所如諒茲物之足珍與斯言之匪誣亦聊以資張華之物博助鄒衍之談餘望賓階而再拜韞我匱而藏諸密亦起而拜曰不腆敝物以實華宇公旣受貺亦復受祐願公眷壽永錫純嘏維百千禩爲丹竈主 明盧禡壽成臯王賦梁孝王讌賓兔園相如在位王授簡於相如曰寡人壽願爲我賦之相如避席再拜曰唯唯夫壽天地之希齡大王

人部

謝靈運詩卷三十九

慶賀

四

知壽然未聞王之壽大庶人之壽小也王曰庶人之壽
何如對曰庶人凡夥品類各異若夫奇商巨賈征戍之
客劇工浮游田父跼踏黃冠元牝緇衣閒適每遇誕期
佳思聿興殽酒矜設招致友生縛藻匪施滢碧無傾帷
幔起兮露色寒琴調急兮霜華凝曾爲歡之幾何旋紛
擾而啾嚶若大王之壽元辰未屆百司豫啟瓊珠之宮
金華之里象樓龜屏鸞茵犀几窮奇怪獸含香吐馨雲
氣四散化爲仙靈綺麗慌留奪人目精於是石渠金馬
之士還坐駢至充乎後庭炮翠麟脰霜鯨宴素日張金
燈攘皓腕之鴛袖映繡柱之鴻筇調採菱之艷譜發過

雲之新聲歌曰帝子降兮金井寒集瑤池兮驂白鸞
躋遐齡兮千萬歲與佳人兮長盤桓爾迺分曹投博飛觥
舉白促席交膝簪珥狼籍玉衡斜漢金虬水澀然後斂
儀肅容悄然言別揚旌離館迴鸞東闕此所謂大王之
壽非夫凡氓所得擬也王迺釋位就相如坐以酒觴相
如曰寡人之壽若是其大微子之言寡人弗知也是後
益親幸以相如爲上大夫

原書漢劉向與子歆書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故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
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

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隨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增說唐柳宗元對賀者說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善矣余無以唁敢轉以為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以戚戚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矣吾之罪大會上以寬和治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

夫為天子之吏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恥遇僂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戰栗危厲惴惴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放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痛哭庸詎知我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

人部六十九

薦獻

薦獻一

增說文曰薦進也

原曲禮曰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

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增內則曰適子庶

子祇事宗子宗婦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

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又

曰家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玉藻曰凡獻於

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 少儀曰其以乘

壺酒束脩一犬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

薦獻

薦獻二

禮左傳曰鄭穎考叔有獻於公公賜之食 又曰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乃獻之 又曰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諒而薦賄則無及也 又曰晉敗楚於鄢陵王名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乃宵遁 又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曰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

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又曰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王靈不及其何以獻器 又曰韓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 又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又

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固請獻佩於子常蔡侯
歸說苑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獻魚者
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
再拜受謂弟子曰埽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
夫子將祭之何也曰吾聞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
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又曰曾子衣敝衣以耕魯
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而往
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
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

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是以全其
節 戰國策曰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遺車百乘
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尹文子曰魏田父得
玉徑尺鄰人曰山怪石也取置廡下明旦視之光射一
室大怖反棄於野鄰人取獻魏王玉工曰此無價以當
之五都之城僅可一觀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
之祿 方朔外傳曰漢東方朔從西邽國還得聲風木
十枝長九尺出甜波以進武帝以賜羣臣年百歲者此
木有疾則枝汗死則枝折此木千歲一温萬歲一枯朔
曰臣見此枝三枯死矣 晉史曰虞嘯父武帝問卿初

不聞有所獻替對曰天時尚溫音鯿魚蝦鮓未可致尋
當有所獻帝大笑 鴻書曰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棕
求味棕獻柵及雜穀數十輿大官不及也上欲求飲食
方不得後體不悅棕僅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後魏
書曰鄧州刺史韓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
英雄頭裝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
有乖素風可付其家 唐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
曰燒尾蘇瓌獨不進 唐書曰李絳遷戶部侍郎帝以
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荅曰臣乃為陛下謹出
納焉有羨羸哉王播為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

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願悉付有司帝
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 又曰元和初魏博田季
安以五千緡助營開業佛祠崔羣以為無名之獻不當
受有詔却之 撫言曰唐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授
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
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唐書曰黃巢之亂張濬
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
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
曰臣安知為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
議大夫 鴻書曰吳越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

王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曰真英雄也選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進寶犀帶於宋藝祖藝祖曰朕有三條與此不同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一條倣大愧服 禪塵錄曰宋王巖字豐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哀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 宋李昭玘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被誣為盜昭玘察知無他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相遇京師以名馬為獻笑却之 賈似道專政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徽輩小忤意輒斥趙潛輩爭獻寶玉陳

奕至以死事其玉工陳振民以求進 元伯顏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半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阿合馬謂其輕已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蓋阿合馬既死有獻此蓋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

薦獻三

增大龜 大貝 尚書九江納錫大龜孔傳云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 尚書大傳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南魚草珠珍大 純牛 文馬 周書成貝鄭注所貢物也貝古以為貨 純牛 文馬 周書成夷貢獻卜盧純牛純牛之小者孔晁注曰卜盧盧之西北戎盧水是也 東觀漢記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 丹砂 元玉 周書成王時四夷來貢頭文馬十疋 丹砂 元玉 卜盧人西南之蠻丹砂

所出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主諸 靈龜陰谷元玉康成注所貢物 白鷓 丹鵲 西京

子年越王遺記曰塗修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雄一雌 青石帶 白環玦 魚魏青石帶 漢陽嘉二年疏勒國王

及球并貢燕白環 火鼠毛 水蠶繭 魏志景初二年 慕舜德來獻白環 火鼠毛 水蠶繭 魏志景初二年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火中有 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為布恆居火中以

水逐而沃之乃死取緝其毛織之然後為繭拾遺記曰水 蠶長十寸有鱗角以雪霜覆之然後為繭拾遺記曰水

為文錦入水不濡投以雪霜覆之然後為繭拾遺記曰水 唐堯世海人獻之以為繭 魏武帝昔為兖州牧上書

德明曰雩都縣土壤肥沃 宜諸蔗味及彩色餘縣所 無郡人珍之每歲以獻御 魏武帝昔為兖州牧上書

曰山陽郡美黎 合枝李 同心梨 西京雜記葛洪曰 謹獻甘梨三箱 呂光 吉光裘 昆吾劍

遠方各獻異果有合枝李 呂光 吉光裘 昆吾劍 時燧煌太守宋歆獻同心之梨

十洲記東方朔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吉光裘 列子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切泥

奔盧芳以 祖梨蔓苔 拾遺記曰晉惠帝時祖梨國貢 形如麻奔盧國來獻 拾遺記曰晉惠帝時祖梨國貢

蔓苔色如金縷叢如雞 卵投水中蔓延波瀾之上如火 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 康人桴鼓 波弋荃蘘

漆盤中照燭滿室名曰夜月 康人桴鼓 波弋荃蘘 周書成王時康人獻桴鼓者其實食之宜子孔晁注曰

康人以西戎之別食桴鼓即有神香草一名荃蘘亦名春 年波根而百條其枝開如竹葉其皮如絲可為布

所謂春蘘布亦曰香荃 案如荃蘘也 交趾玉橋 之一片滿宮皆香婦人帶之彌芳馥也

東野文瓜 楊香異物志曰橘為樹白華而赤實皮既 百石主歲貢御橋 王逸荔枝賦曰大哉聖皇處 乎中州東野貢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黃甘之華橋 西

戎古黃乘 大夏茲白牛 周成王時犬戎獻文馬赤鬣 薦獻

備盤負白卷三百一

孔晁注犬戎西戎之遠者又大夏獻茲白

牛野獸也牛形象齒孔晁注大夏西北戎也

玉壺波祗青金鏡交州雜記太康四年林邑王范能

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波祗國獻照

薦獻四

魯昭公在乾侯衛侯肅爽唐成公如楚有兩

來獻其乘馬曰啓服龍輔魯昭公賜公衍羔裘

而獻子常于常歸唐侯趙簡子獻曝列于楊朱曰宋

也名楊楮飲之酒獻楊楮六十獻曝有田父暨春東

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有廣廈與室綿纈狐貉顧謂

獻芹糝叔夜與山濤絕交書野人有快炎背美芹

原奉糜楚樂伯射麋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糜獻

增獻雉魯叔孫穆子至庚宗遇婦人後自左牽

執縶左右牽執則執右牽之致馬資獻金玉曰致

佛鳥首其獻害者佛其首為執以將命一雙則執一

受乃問名守犬則受問犬名不獻魚鼈

不及車馬又母在饋獻不以為禮天不

不養魚鼈不為禮

不養為禮

不養為禮

不養為禮

不養為禮

不養為禮

不養為禮

不養為禮

不養為禮

不養為禮

不養為禮

不養為禮

不養為禮

不養為禮

尚盤類卷三百一

薦獻

鐔前其鐔後其刃 **原**獻甲者執冑 獻杖者執末 **增**進牙
戟者前鏃 進凡杖者拂之 **原**獻粟者執右契 獻
米者操量鼓 獻車馬者執策綬 獻民虜者操右袂
獻熟食者操醬齊 獻田宅者操書致 居山不以
魚鼈為禮 居澤不以豕鹿為禮

干謁一

增集韻曰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
以紙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為相貴盛人務加禮改
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傅勝傳注曰涓人如謁
者消潔主潔除之人也 漢書曰莫為我先注先容也

易例曰見情者獲直往則違 詩曰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 又曰既見君子云何不喜 又曰既見君子為
龍為光 禮記曰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
將命者敵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
儀禮士相見曰聞吾子稱贄敢辭

干謁二

增左傳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曰敝邑不敢寧居來會
時事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 孟子曰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秦

人部

增

干謁

本記曰衛鞅因景監求見孝公 史記曰平原君謂魯

仲連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 謂魏新垣衍也 戰國策

曰蘇秦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

王難見如帝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原**

漢書曰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

婦齋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

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婦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

參因以為舍人 漢武帝舉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東方

朔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暴勝之為直

指使者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使請與相見不疑冠進

賢冠帶櫛具劔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

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武備不可解吏白勝之開閣延

請衣冠甚偉勝之躡履出迎 **原**朱雲成帝時不復仕

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人敬事焉薛宣為

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曰在田

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

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後漢陳遵居長安近臣貴戚皆

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到門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遠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

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

人部

洪鑑卷之三十一

干謁

七

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燉煌曹嵩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為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為時所重如此 許劭字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劭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通故不造也

原

高彪嘗從馬融欲問大義融疾

不見乃覆刺遺融書曰彪望風慕教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得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而乃養痾傲士如此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居華夏猶握沐吐餐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 **增** 彌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言衡欲詣操操大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棡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怒謂融曰彌衡豎子孤殺之如雀鼠耳顧

人部

附錄類編卷三百一

干謁

十

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衆人爲之祖道乃更相戒曰衡恃虛無禮今因其後至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塚卧者爲屍屍塚之間能不悲乎原彌衡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增龐德公時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

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別傳曰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鋤園左右問司馬君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聞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種拂拜苑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秦宓字子軌有與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荅曰僕處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翩翩林澤聽元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哉魏

時苗字德胃為壽春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王粲蔡邕見而奇之邕嘗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張琮時廣平太守盧毓到官吏白承前致版謁毓曰張先生豈版謁可飾哉但奉書致羊酒吳錄曰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資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吳虞翻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

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奇之晉劉麟之字子驥尚質素車騎將軍桓沖聞名辟為長史固辭沖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愧詣其父晉書曰桓溫謀不軌郗超為之謀主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盱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其權重當時如此又曰宋纖沈靜不與世交隱居南山太守楊公晝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造焉不見岌歎曰吾今知先生人中之龍也謝遏夏日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衣冠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

可謂前倨而後恭 王導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詣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還 桓元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轡直進忱對立便鞭門幹元怒去之忱亦不留 范汪字汝平初為桓温安西長史温征蜀還復署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朝求為東陽太守温甚恨之後為安北將軍温北伐汪以失期免為庶人汪屏居吳郡後至姑孰見温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詣已傾身引望曰范公來可作太常耶汪至温謝其遠

來意汪實來造温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來視之温殊失望而止 宋關康之隱居南昌顏延之等候見散髮被黃布帕席松葉枕白石一塊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梁陸倕傳曰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為龍門遊 何思澄天監間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通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曉便

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
當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刺必盡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
為給事中時尚書高肇帝舅權重天下順曾懷刺詣肇
門門者以其年少荅云在坐大有客不肯為通順叱之
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羣公
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曰此
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 北齊
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第濁酒奉迎神
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
者曰本言公招延賢雋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

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
再行元忠上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謂神武曰天下形
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
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因進縱橫之策深見喜納
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刺史固辭文宣怒由是積年
沈廢後遇楊愔於路自陳愔曰咸由中旨愷曰雖復零
兩自天終待雲興四嶽愔欣然數日除霍州刺史 齊
盧思道欲詣和士開恐為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
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曰彼何人森然與槐柳齊列
因鞭馬疾去 唐高士廉備禮請見朱桃椎與之語不

荅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
乃簡條目州遂大治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刺史崔喜
請見荅曰奈何坐致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
為刺史請績講禮荅曰吾不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
醪也 唐書曰宋璟遷左臺御史中丞劾二張下獄后
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
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
國經 又曰明皇欲相崔隱甫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
嘗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
對如初帝乃不用隱甫所至潔介自守以彊正稱 又

曰陸龜蒙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
龜蒙不樂拂衣去 甫里先生傳曰陸龜蒙性不喜與
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
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
乘小舟設蓬席費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權船郎而已
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去山鹿駭走之不
若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鼈客
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為釣絲曰以
風浪逸其情以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鈎問
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時相竦然 韋

貫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
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
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韓
愈王仲舒碑曰仲舒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
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詩話曰唐韓愈皇甫湜
一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即捲未嘗
開問曰且以拍板為甚麼曰樂句二公大稱賞因此名
振又曰唐牛僧孺赴舉之秋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
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
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

公文卷牛詩曰粉署為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
論世上升沈事且鬪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
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
和云昔年曾作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
賦日後為丞相埽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
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
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
升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劉乃戒其子曰
吾成人之志豈料為非汝輩進修守中為上令狐峒
為吉州刺史時齊映觀察江西按部及州峒輕映後出

至迎謁頗怏怏從容步進不抹首屬戎器映以為恨擿
峒事貶衢州司馬 五代唐趙鳳與于嶠俱在翰林相
善鳳後為相嶠以本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尤
訛鳳鳳銜之因事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醉往見鳳鳳
知其必不遜辭以沐髮嶠諾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
去史白嶠溺於客次且諾鳳鳳奏聞明宗奪嶠官長流
湘山野錄曰王沂公曾為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
蒙正中有早梅詩其警句云雪中未論和羹事且向百
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了做宰相
矣已而果然 宋御史中丞孫抃薦吳中復為監察御

史初不相識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有
識面臺官耶 名臣遺事曰宋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
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
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
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
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
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
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
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
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 范仲淹在睢陽掌學

洪興宗西卷三百十
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
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
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
子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
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
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
日索遊孫秀才也 李垂為知州還朝李康伯謂曰子
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擬用知制誥但宰相未嘗相
識盍往見之垂曰若我昔謁丁崖州乾興初已為翰林
學士矣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出知均

州 蔡文忠公齊大中祥符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
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
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
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紀聞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
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
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蹶躅起退及富鄭公為相雖微
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
是羣公稍效之 張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
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

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
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程氏遺書曰宋程
頤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有一官上書謁大資程曰大
資居位却不求人迺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曰求
薦舉常事也程曰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
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邵康節先生墓誌曰康
節居洛士人之道洛者有不入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
李周登進士通判施州神宗以近臣孫固薦召對謂
曰知卿不游權臣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翼日語固
曰李周樸忠之士也 童蒙訓曰宋滎陽公呂希哲自

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
官會稽或議其不求知曰勤於執事乃所以求知也
聞見錄曰宋文彥博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
人辨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
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
頃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
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
以次白公公不荅是日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
吏白侍中家宴是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
從檢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

有云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
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
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
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
元豐間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廳
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退謂
其客煥曰先公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為恨耶
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文府
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
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

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 蘇軾在黃州邀
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為
傳舍耶 熙寧中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王巖叟而
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
見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
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
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
引到門謁入安道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作
而退 章惇嘗事邵康節及為相欲用康節子伯溫伯
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到則先就部擬官而後

見宰相龔夔兄弟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夔邀之出從容竟日題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李朴自為教授天下高其名蔡京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拒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耶獻徵錄曰明李承芳登進士李西涯謂之曰子盍與錢與謙謁閣老徐先生乎承芳曰吾恐張師德見薄於王旦矣廷試榜出與謙及第承芳列名同進士出身拜大理評事又曰明許應元嘉靖壬辰舉進士執政者知公欲一見應元不往曰吾始仕也而當偃僂鼎貴之門冒

謁于進哉明詞林人物考曰李淑字師孟嘉靖庚戌進士始淑之奏南宮捷也相嚴嵩曰聞楚有才士李某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乎公遂巡謝弗肯往以故當射策夏太宰邦謨奇而薦之鼎甲嵩固下之又曰陶大臨字虞臣嘉靖丙辰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故相嚴嵩耳公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之陶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獻徵錄曰明隆慶時劉湔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公得其遺卷心奇之欲致一見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自呈身相門耶張居正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

干謁三

原相府 卿門 范曄為須賈御入相府曰我為君先通

書刺 奏刺 漢高帝紀有謁者自書刺以言爵里

增題鳳 登龍 嵇康與呂安善每下一相思千里命

御李 識荆 荀爽嘗就謁李膺

依劉 仰 書曰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

倒屣 擁篲 謁上詳干

揖 揖 韓愈寄崔

曳裾 趨隅 禮曰毋踏席又漢太

振衣 以待 門庭曰

操被篲 以待 門庭曰

不陽 曰何王之門 不可曳長裾乎

激張儀 奇彭 張儀謁蘇秦

又不得 放去數日方見之 坐於堂下以激儀也

客罷 與卿談賓罷請 揖侍郎

階 杜門不出動舍日未歛 又贈盧全詩玉川先生洛城

耳 德星聚 高軒過

春風 門外積雪 侯師聖云朱公按見明道於汝歸謂

謂 賢固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 及出門外之雪

尺 來非慕義 見以託名

會稽 焦征 亮字子懼為所侵乃共修刺秦瓜

後 漢趙壹字元叔為郡計吏到京師造河南尹羊

不 得見壹以非步無託名者乃日到門步許通尚卧未

尚 蓋頂 卷三十一

起徑入上堂曰竊伏西州承高風久矣乃今方遇而忽

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陟知非常人乃起延語大奇之

不顧太守 遠迎縫掖 趙壹為羊陟所稱名動京師

門者不即通壹遂適規知是壹大驚追 一葉濃陰

之壹不顧而去 下詳干謁二王符事 一葉之影即

一株桃李 鄭大穆書于千頓云分千樹 便為膏澤 談

數王冷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 原未嘗修刺

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之桃李也 原未嘗修刺

不肯受索 後漢井丹字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 師語曰五經

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蕭望之王仲翁俱欲謁見霍

光自上官桀事後出入自備士當見者皆露索去刀

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受索 增行闔者杖 遺闔

曰不願見非周公握髮之禮 增行闔者杖 遺闔

者縑 士時京兆尹有故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闔者三

遺以三百縑其他可知也乃勸炎避位 原不避寒暑

不叩道德 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增將軍肯臨

子高左顧 田蚡傳曰將軍乃不肯臨况魏其 淮南

不耐造請 不行報謝 張敖曰臣性不耐造請 張

行報 方進徑入 諸葛問闊 前漢翟方進內謁徑入

云本傳曰問 載刺盈車 書午在門 本傳曰郭林宗

何閣逢諸葛 避齋編曰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

之載刺常盈車 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曰牛不出

頭耳此亦昔 倒執手版 盡投苦海 流汗沾衣倒執

手版 撫言曰鄭光業有一巨皮箱 顏氏家訓 温

公客榜 顏氏家訓曰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

沐齋登頭須致有圖反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

教之家開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噴怒拒客未通江南

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好敬賓客或有此輩對賓
杖之僮僕引接周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司馬
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於客位曰訪及諸君若朝政
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
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候旨行之若但以私書籠
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持書簡
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服終身至於整會
官職差遣公議施行若凡在身計並請一而進狀光得與
朝廷不請語及其再拜謹白
化韓昌黎題張中丞傳後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劉賓
春雷一震必欣然翹首與生為徒況有木槁死亦無以異矣
吹律者名東風以薰之其化也益速有申叔乞糧
魯公乞米左傳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氏曰佩
父晚之對曰梁則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口庚
癸乎則諾顏魯公乞米帖云拙於生業舉家食粥而
已數月今又罄矣實州憂煎詩曰日
典春衣非為酒舉家食粥已多時
飢彪餓麟攀

驥仰鵬宋史增注未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書牘一陳
與肉餓麟不啻誰為落毛駱賓王三百名利奴
文攀驥逸而無由仰鵬飛而自失
千重鐵甲顏虛紀與馮盛遇於道各攜一囊紀發盛囊
魚腦入金貂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曰提綫文刺三
百為名利奴顏當孰勝已而披祀囊果是三百刺唐
進士楊光遠遊謁王公之門下索權要之族未嘗自足
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撻辱畧無改悔皆云楊光遠
顏厚如千天下善士願見鄉貢進士通名韓墓志
重鐵甲將軍喜士乃踏門曰天下善士王適願見將軍白
事李將軍樓子有舉子能為詩每通名刺稱鄉貢進士黃
白居易字樂地欲自比宋廣平投梅花賦白樂天披
芳草詩劉禹錫上權舍人書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
蘇詩稱之自是乃列於文人之目白樂天未冠以文
謁蘇詩稱之自是乃列於文人之目白樂天未冠以文
謁蘇詩稱之自是乃列於文人之目白樂天未冠以文

讀其芳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
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前言戲之耳

干謁四

增典謁

禮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主賓客謁見之事

將命論語孺悲欲見孔子將命者出

戶

寺人詩未見君子

閹人韓文足三及門

七介

禮諸侯七介

三擯又卿為上擯大夫為中擯士為下擯

上謁張耳傳

以相見也

原

先容唐張行成傳曰古今用人必先容

增無津侃陶

傳

曰困於無津

無依文選貧士詩萬族各願

有謁

漢書願

取干謁

少陵詩獨

垂採摘

堪調鼎用

願君垂

可攀援

昌黎送進士劉師服詩時

願望履

慕莊子願望

願枉車騎

信陵君傳侯生謂公子曰臣

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

履幕下

之

承顏下風

陸士龍詩

曠若見日

東漢袁紹傳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

侯門掉臂

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朱門隨肩公卿

朱門未開鎖我

暗投先容

壁以暗投人於道莫不投

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暗投先容

壁以暗投人於道莫不投

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

暗投先容

壁以暗投人於道莫不投

走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

暗投先容

壁以暗投人於道莫不投

門杜詩有客門前我

肯訪老翁

無與奴白飯馬青芻

雨師未知枯槁未必雨師知

肯訪老翁

無與奴白飯馬青芻

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可乎莊周曰

肯訪老翁

無與奴白飯馬青芻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

肯訪老翁

無與奴白飯馬青芻

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子可乎鮒魚曰諾我且

肯訪老翁

無與奴白飯馬青芻

色曰吾得斗升之水猶活耳君乃

肯訪老翁

無與奴白飯馬青芻

言此曾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

肯訪老翁

無與奴白飯馬青芻

未忘燃灰

肯訪老翁

無與奴白飯馬青芻

唐羅隱

肯訪老翁

無與奴白飯馬青芻

詩宣室

肯訪老翁

無與奴白飯馬青芻

州監河侯

肯訪老翁

無與奴白飯馬青芻

夜間如有問可誰為乞火杜牧之詩自愧埽籠中

藥石唐史元澹博學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

人備一器謂仁傑曰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願以小

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朽出菌芝蘇軾詩枯朽

神奔競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爭馳騫請託有一人

鉛刀一割晉書燕王承曰公未見廣廈萬間杜甫

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歸鳥赴林曹子

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飛燕巢屋古詩願為雙飛

白馬王彪詩歸鳥赴飛燕巢屋古詩願為雙飛

城高山唐文粹曰連城之珍俟楚文而入州出谷又

入州無為言之侶施陽援溺又曰施一陽於剝極之下

出執執者願濯相薦自謀杜荀鶴詩相知不舊知

為學鄭谷感懷投時相詩丞相舊應念下寮羅隱詩

如應念下寮迹雖阻於登龍心竊希於附驥

勉驢技之一鳴希馬價之三倍敢憑蟠木之先容

輒效錐囊之自薦雖寒菊自芳於籬下而苦李

誰念於道旁幸侍下風聞欬唾之音伏拜賓阼

通爵里之刺魏祁公用則所舉必名世流司馬出

則其徒有行道志傳和凝之衣鉢殊愧前修備狄

相之參苓願從今始向來辦香之敬直為南豐此

去翹材之延願陪東閣三吐哺而下白屋昔者見之

一舉手而轉清波今其時矣 月明繞樹自憐烏雀
之何依 海上問津或謂斗牛之可訪 牛鐸至微荀
令君取以調樂 爨桐無用蔡中郎識其中琴 叩角
而歌白石聊假此以干齊 築臺而識黃金猶庶幾於
始隗 說項斯之詩於到處幸已不遺 吹揚雄之賦
以上天更期有過 所求易與巢林之鷦不過一枝
安敢負知伏櫪之驥猶思千里 文穆取人才多夾袋
之所蓄 元獻待寒士至樽酒以相歡 月華先得莫
知近水之樓臺 雲廈不棲更傍誰家之門戶 蟠木
為萬乘之器必資根柢之容 祥金躍大冶之爐敢作

模鄒之想 效王巖叟之為客誓不出於他門 持陳
師道之辨香期力酬於知己

干謁五

增詩唐孟浩然詩曰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依誰為
揚雄一薦甘泉賦 韋應物訪李廓不遇詩曰九日馳
驅一日閒尋君不見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
流雪滿山 韓愈詩曰大匠無棄材尋尺容有施況當
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又詩曰齷齪當世士所憂在飢
寒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

名聞京華時韓愈與皇甫湜覽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
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
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名所作曰高軒過二公
大驚詩曰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璫瓏馬蹄隱
耳聾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
二十八宿羅心曾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
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
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劉長卿詩曰鐵
衣雖正澀寶刀猶可試儻遇拂拭恩應知轉犀利 温
庭筠詩曰折簡能榮瘁遺簪莫棄捐韶光如見借寒谷

變風煙 杜牧詩曰常思掄羣才以為國家治譬如近
見木礙眼皆不棄楮楸與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植明
堂一揮能力致 李商隱為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
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為忘家
恩疎之重陽日謁令狐綯不見商隱留詩於其廳事綯
見之乃補太學博士尋為東川柳仲郢判官罷歸客滎
陽卒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
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裁首着空教楚
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 李吉
甫之父微時以一絕投維揚都護宋甄大夫宋殊無意

李後生吉甫吉甫節判青州有舉子吳武陵詣府投獻
並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為寢默
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無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
人骨誰念高堂未授衣 宋呂蒙正少貧訪謁不遇詩
曰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羞覩妻兒
面撥盡寒爐一夜灰 范彥能贈張徐州謾詩曰田家
採樵去薄暮方來歸遠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儂從皆
珠玉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
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
何獨顧衡闈恨不共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

下空霏霏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程曉嘲熟客詩
曰長夏三伏時道里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
只今襪襪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頓感奈此何搖
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梅
堯臣歐陽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韓子華吳長文二舍人
同過敝廬值出不及見詩曰枯竹為門扉不可容車騎
況如鄭廣文無檀藉賓位窮冬月破七貴客聯玉轡傳
騶肅里問下榻呼童稚問我何所往共留牆上字兒愚
不知誰金章言照地既屈卿大夫恨莫親帚箕星躔回
已高麟趾寧復致戢戢鄰巷居相見竊自喟豈料瘦老

翁能令賢達至昔時蓬蒿徑安有此盛事 司馬光聞
吏詩曰弊車羸馬犯塵泥愁到朱門徧徧辭相國舍人
雖驟見將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埃
辱固宜惆悵東岡舊坡在素心空負白雲期 李清臣
韓魏公知中山求謁其值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因題
詩於壁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有才竟有東牀之選詩
曰公子乘閒卧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
否曾說當年吐哺無 蘇軾嘉祐中陳希亮知鳳翔府
軾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或謁入不得見客次假寐詩
曰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吾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
劉彥中袖刺詩曰袖刺謁諸鄰徘徊寄心賞潭潭廣廈
深咳唾生餘響茲邦懷地寶比屋誇雄敞何如蓬廬士
貧賤安所養 魏野尋隱者不遇詩曰尋真誤入蓬萊
島香風不動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人
埽 又喜孫狀元訪詩曰道同忘貴賤陋巷每來看相
見唯呼字留題不著官狂吟無所忌靜話有餘歡却恨
歸公署茅齋會宿難 又謝寇相公相訪詩二首曰晝
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
巷傳呼宰相來中書兩入寇尚書出鎮雄藩半載餘棠

樹陰中無訟聽閒騎白馬到茅廬 張耒謁客詩曰入
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兩無語客
起疾走如避然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塗炭朝衣冠人
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唐平曾謬華州李
相不遇詩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
却拋書袋裏正如閒看華山來 劉魯風投謁所知為
典謁所阻因賦詩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訪文
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李觀初為太
學官因上言新法不便出通判處州題詩曰十謁朱門
九不開利名淵數日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

入夢來 楊萬里人日詰朝從昌英叔出謁詩曰四序
各自佳要不如春時何必花與柳始愛春物熙今晨駕
言出從公南山西泥軟屨自慙風嫩面不知寒草動暖
芽晴山餘雨姿水日亦相媚感紋生碎暉鳥聲豈為我
我聽偶自怡出門初憚煩載塗乃忘歸但令我意適豈
校出處為路人見我揖屬我有所思我不見其面信口
聊應之徐語恐忤物欲謝已莫追我率或似傲彼慍獨
得辭 江南處士朱真白善嘲詠嘗謁一貴人不禮廳
事有格子屏風真白題詩曰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
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無 明王廷陳送唐生詩曰仗

策欲誰親侯門不重賓空彈馮氏鋏莫濟范睢貧玉露
凋紅樹金風起白蘋蕭蕭南去鴈飄泊自爲羣

增文唐駱賓王文曰倘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
以餘光照孀媿之寒女便伏櫪駕蹇希騏驥而蹠足竄
跡翩翩排鴛鴦而刷羽 又曰奮短翮於槍榆希高標
之餘拂濯鮮鱗於滄滴望鴻浪之微沾所冀顧盼曲流
剪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跛鼈致千里之行 又
曰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陽
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已

書漢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

之遊不以遠近爲初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
公子以百騎造之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乘髮齊
年哉 唐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曰今天下以君侯爲
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
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着吐氣激昂青雲耶
韓愈與邢尚書書曰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
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 又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
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
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
後知其非棟梁之才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

人部

尚監類函卷三十一

干謁

一日是生於匠石之園而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昔人有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又上李侍郎書曰愈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者難遇也 又上宰相書曰今有人生二十八年

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我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 又上宰相書曰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志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

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
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
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
察焉又代張籍與李中丞書曰籍善爲詩使其心不
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
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
又應科舉與人書曰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有怪物焉
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
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其窮涸不
能自致乎水爲獷獺之笑者蓋什八九矣如有力者哀

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
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
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
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
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
忘其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
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又
上考功崔虞部書曰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抱愚守迷
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
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

不以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
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
其時之莫可也 又書曰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
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生而全之也將有介於其
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
呼而望其人之救也 又釋言曰愈之親族鮮少無扳
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
蓄貨以釣聲勢 又與陳商書曰齊王好竽有求仕於
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
能使鬼神上下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

如王之不好何是所為工於瑟不工於求齊也 又答
元公瑾論仕進書曰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
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
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
柳宗元上李夷簡相公書曰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
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
人皆去而不顧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
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
力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
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伏惟念墜

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
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
又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書曰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蓄
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箒之詞致之煙霄分絕流盼
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赭衣龍門俯收
於堦井 房魯上節度使書曰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
綬處內則堂奧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
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俟
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虹蜺而貢士布衣有
塵飢童無色蹇驢竭麾而來干謁誠志業不忤氣容自

若且有所望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齧肥被鮮曳
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
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飢童蹇驢也所
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 宋楊廷秀與湖北陳提
舉書曰僕與執事出處不齊如相避然寸心欽然至今
遺恨今乃欲以尺紙之敬抒中情之勤以納交於英蕩
之末光前無契好後無介紹或者以為驟一則野人一
則顯仕或者以為僭焉仰聞孔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
日雅而文舉遠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為世契元禮然之
吾家德祖與公家孔璋同為子建之賓客非世契乎豈

曰驟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一書
空交所謂朝陽之光在袖久矣者其書云耳則僕之尺
書豈曰僭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也

論隋盧思道勞生論曰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
夕陽蚤落阜蓋填闕實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
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餘樂詐泣佞哀恤其
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豔姬姜女委如脫屣金銑玉
華棄同遺跡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

